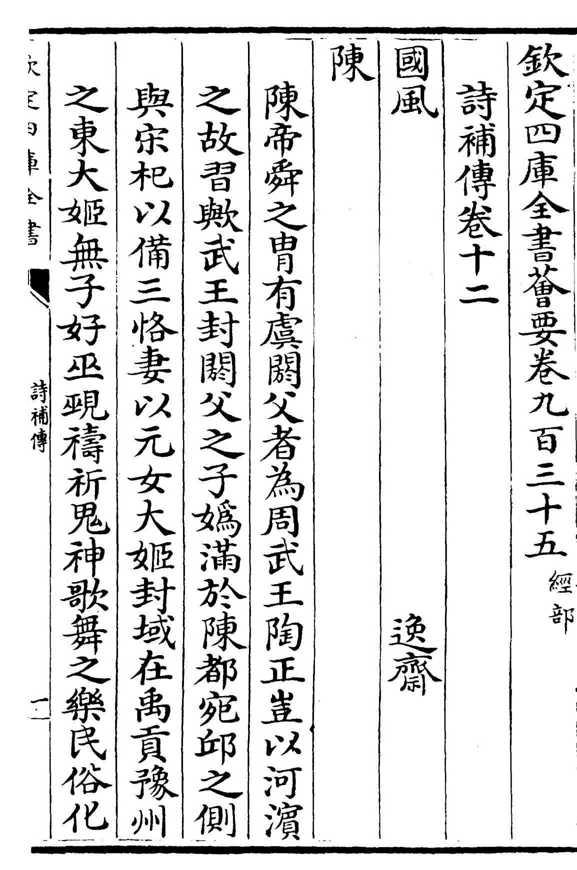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詩補傳卷十二

國風

逸齋

陳

陳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豈以河濵之故習歟武王封閼父之子嬀滿於陳都宛邱之側與宋杞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

之至五世幽公當厲王之時淫荒無度變風始作次秦之下亦以其昏亂虞之故家遺俗無復存者誠秦之不若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人君之游豫茍有益於民如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乃民之所望固為善也其次能與民同樂如田獵鼓樂民見羽旄之美聞鍾鼓之音欣然有喜色抑其次也今陳之幽公以淫昏之故游蕩無度

國人歌詩以刺之諷味其言備見一時鄙厭之意此國人之情也

子之湯他浪兮宛丘之上兮洵荀有情兮而無望兮坎苦感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直置下同其鷺羽坎其擊缶方有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導

宛丘在陳都之側自為地名説者或以為中央下或以為中央高既曰宛矣固不得為高也或言上或言下或言道據所見云爾幽公始而游於宛丘民猶有

望也既而屢出蕩而忘反則民信其止為情欲耳無復可望如古人之游豫也故聞其擊鼓擊缶之聲見其鷺羽鷺翿之舞第若可厭鄙耳無復有欣欣之喜也鼓以革為之缶則土鼓也易言不鼓缶而歌史言請秦王擊缶坎者擊鼓之聲也鷺羽一名翳舞者所持以指麾也翿即翳也冬夏猶言寒暑無時不相值也幽公游蕩不避寒暑使國人無時不值於宛丘則人情之鄙厭不言而喻矣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說幽

公游蕩信有情欲耳而無令望也亦通

東門之枌（符云下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欺冀）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幽公淫荒宛邱刺之此詩疾之刺之者刺其君不能正之於上也疾之者疾時人昏傚之於下也男女不服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則無恥之甚也無恥故可疾也

東門之枌宛邱之栩（況浦）子仲之子婆娑（素何下同）其下穀旦

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

子公邁視爾如荍祁饒貽我握椒

東門即去宛邱之道路也枌也栩也即道路閒之木也婆娑盤旋歌舞之貌子仲氏之子既先往於東門之下則南方原氏之女亦不復績麻而往會之舉二氏之男女為言則下此者可知矣古人姓氏存而存於經不得而廢也如邱中有麻之留氏如桑中之姜氏弋氏庸氏皆其類也或謂南方之原為南方之原

野則於文義有礙且宛邱既自東門而出則在東而不在南矣必無出東門而往南方之理意謂南方原氏之女來會於東門之市井耳况春秋莊公二十七年有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之事則原為陳大夫何疑之有二章言穀旦于差謂差擇吉日以為期也三章言穀旦于逝謂期日已至而遂往也越以鬷邁鬷之為言總也謂於是總往於所會之地也荍芘芣也荍取其華之色椒取其氣之芬此男女相贈之物也是

詩三章皆賦也

衡門誘酉僖公也愿顧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陳小國也僖公天資慤愿僅能自守耳豈能抗志以有立哉故詩人欲誘道扶持使之卓然奮起有為於國不至安於卑陋而遂止也然是詩之體頗異衆作一章正言其愿而無立二章三章皆誘掖之辭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悲位之洋洋可以樂洛飢

衡門謂横木為門其規模淺陋無𢢞𢠿之可託今乃遊息於下自以為安泌始流之貌言其洋洋漫流無波瀾之足覩今乃游泳其間自以為樂盖安則棲遲而不去樂則忘飢而療食以喻僖公之性安於卑陋而無立志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房豈其取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先儒謂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齊

姜姓宗子姓姜子乃女之貴者食魚當求魴鯉取妻當求姜子皆誘以大而起其志蓋圖王不成猶可以伯安於卑陋則陳止於陳耳惜乎僖公不足以進此亦猶孟子語齊宣以王道自謂吾惛不能進於是也是詩與甫田皆視其君之失而正救之齊襄公志大心勞所謂過也詩人則抑之陳僖公愿而無立志所謂不及也詩人則誘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孰謂詩人之正救其君不與聖人教人

之意同學與政果無二致也是詩三章皆興也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凡詩言刺時盖指一時之事或指其君或指其臣民是詩之序明言疾其君之淫昏必其君有淫行如衛宣公之類不然何以遽加以疾之一字盖疾近於惡如衛宣公之類直可惡矣無復可正救陳君之淫昏詩人猶思得賢女以配之雖由其心之愛君亦其君

之資質猶可與為善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烏豆下同彼美淑姬可與晤歌五故下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陳風三詩皆言東門盖指所見以起興也水性至柔池有防限賢女之喻也漚久漬也麻也紵也菅也必得水之久漬乃可治以為用以喻君子必得賢女相與漸染可以成德也晤欲明也賢女於君子凡笑歌

言語之際亦有以曉晤之故其聽之也熟而入之也深如齊雞鳴蓋於夙夜卧起之際有相成之道亦此之類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魚敬女猶有不至者也

是詩刺當時昏姻以有故而失時則男女多殺禮不復能如古之親迎今幸已有成約而女復有異志而不至亦由於上之人淫昏有以化之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

東門之楊葉雖牂牂肺肺而盛然漸至於凋落耳喻男女已失嫁娶之時及今猶可以昏姻乃復男行而女不隨既有成約期以吉日之昏暮可以行禮今夜已鄉晨啓明之星煌煌晢晢而女猶不至則又不能踐約矣正如東門之楊竟至衰落是誠可刺也昏姻取幽陰之義故行禮用昏暮古今皆然是詩二章皆

比而賦之也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案春秋左氏傳魯桓公五年陳侯鮑卒謂陳桓公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佗桓公之弟也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佗當桓疾病殺大子而以已代之可謂不義陳由是亂國人至於分散所謂惡加於民也詩人

刺之以佗之不義由於無良師傅盖以恕待之謂其資質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視師傅之賢否如何耳序詩者不以為君直言陳佗盖得春秋不稱爵書蔡人殺陳佗之旨與書衛州吁鄭忽同也使詩序不經聖人之手孰敢竊春秋之法書三君之名哉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徂醉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佗無良師傅非可以責佗父兄當任其咎也無賢父兄則無良師傅使佗之父兄能知古人教世子之道則佗其庶幾矣棘也梅也皆有實之可食喻佗可與為善也不幸生於墓門則非其地喻其無賢父兄也斯離析也鴞惡鳥也棘與梅既生非其地則或為斧斤之斯析或為惡鳥之棲萃則不足為美矣喻其無良師傅與之相處遂戕其性而染其惡也故詩人於首章原其所自則曰師傅之不良國人且知之佗之

父兄豈不知之而不能去之乎此向者誰使之然哉葢責其父兄也於卒章要其所終則曰師傅之不良予既歌以訊告於佗矣苟不顧予之訊至於顛倒而後思予之言亦何及哉葢責佗也佗之惡亦甚矣而詩人待佗為甚恕既追咎於師傅又兾佗之悔悟忠厚之至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古者謂讒人必曰讒賊葢其巧發奇中甚於以刃殺

人彼以刃殺人者人得以禦之而善為讒者譸張為幻足以惑亂是非陰被中傷者皆不知為計以是言之甚於以刃殺人者矣況為宣公者多信其言不能考察此君子所以憂懼也夫所貴於考察者亦有理之可據理之所必無者讒人以為有何足信哉是詩二章皆據理之言也

防有鵲巢邛（其恭下同）有旨苕（徒雕）誰侜（陟留）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蒲歷）邛有旨鷊（五歷）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

鵲必依大木為巢為防以止水必無大木安有鵲巢陵苕生於下濕卭高仰之地必無潤澤安有美苕中唐在堂塗之間人朝夕所埽除必無瓴甓旨鷊綬草也與陵苕性相類亦卭之所必無而讒者皆以為有彼好聽者遽信之何哉侜壅蔽也蓋予雖有美為讒言所壅蔽所以始則忉忉而憂終則惕惕而懼也是詩二章皆興而賦之也

月出刺好呼報下同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説悦美色焉

在位之人化其君之淫惛惟女色是好則其志荒矣序詩者以不好德而說美色發之盖以責在位為卿士大夫者當知禮義廉恥豈與庶民無知惟上所化邪故以不好德刺之若為庶民而作則直言其淫亂耳

月出皎兮佼（古卯下同）人僚（了）兮舒窈（烏了）糾（其趙）兮勞心悄（七小）兮

月出皓（胡老）兮佼人懰（力久）兮舒懮（於久）受兮勞心慅（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兮舒夭（於表）紹兮勞心慘兮

齊風以東方之日東方之月喻君臣此詩止刺在位故以月出言之晝欲有所為則夜必有所思月之始出皎潔皓白光照萬物在位之君子能於此時思其政則為好德矣今乃思佼好之人欲舒我之憂思而不可得至於我心之勞則好德不如好色誠有愧於月之象矣傳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周公亦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此皆好德之思也陳之諸臣何足與語此僚兮懰兮燎兮皆好貌窈糾懮受夭紹皆憂貌悄

兮慅兮慘兮皆勞貌諸國方言多不同未易以一義求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株(陟朱下同)林刺靈公也淫乎夏(戶雅)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陳靈公與夏姬亂至與其臣相戲於朝又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其無忌憚之甚殆與疾驅於通道大都者無以異國人刺之其辭比他詩為廹切柰靈公無羞惡之心何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縄證]于株野乗我乗駒朝食于株[秖]

株不必為邑名殆夏姬所居之地也國人正辭以詰之曰何為乎株林豈欲與夏南相從乎若非往株林與夏南相從何故駕乘馬而說乎株野乗乘駒而朝食于株乎憂君之意切故其辭亦切也不斥夏姬而言夏南固嫌於䙝然夏南實主其家國人亦豫憂其禍必作於夏南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澤陂 彼皮下同 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 息嗣 感傷焉

序詩者言君臣淫於其國盖指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之事其下化之至於男女相說憂思感傷說者謂東門之枌宛邱之應澤陂株林之應信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 他弟 泗 四 滂 普光 沱 徒何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 古顏 有美一人碩

大且卷^(其員)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玄)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

萏^(大感)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張輦)轉伏枕

澤者水之鍾也陂者水之障也蒲苻離也荷芙蕖之

葉也蕑蘭草所謂澤蘭也菡萏芙蕖之華也皆澤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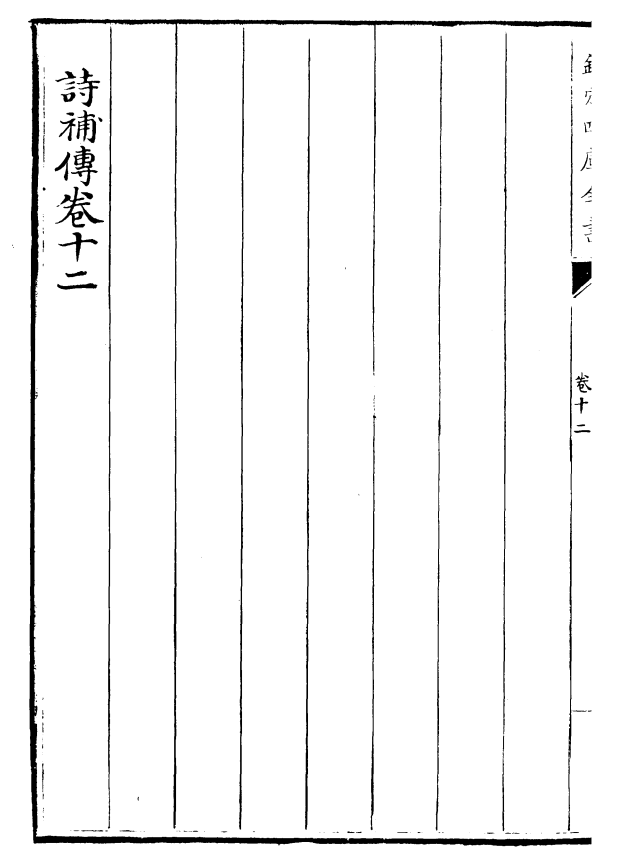
所有之物也蒲以喻男子荷取其葉之穉蕑取其氣

之芬菡萏取其色之麗皆以喻女子詩人以蒲配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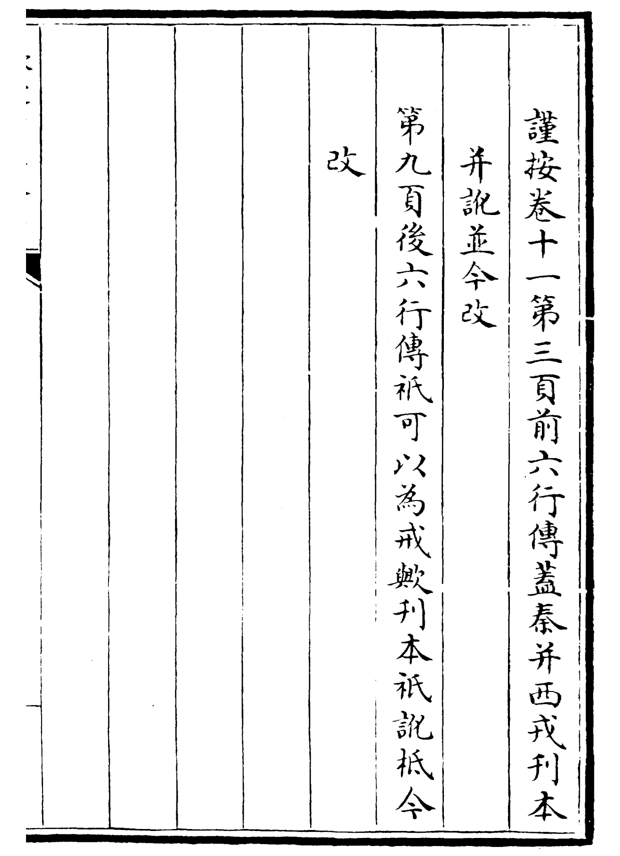
以蒲配蕑以蒲配菡萏所謂男女相說也盖淫風之

行由於男子無剛德柔從於人若蒲然故年之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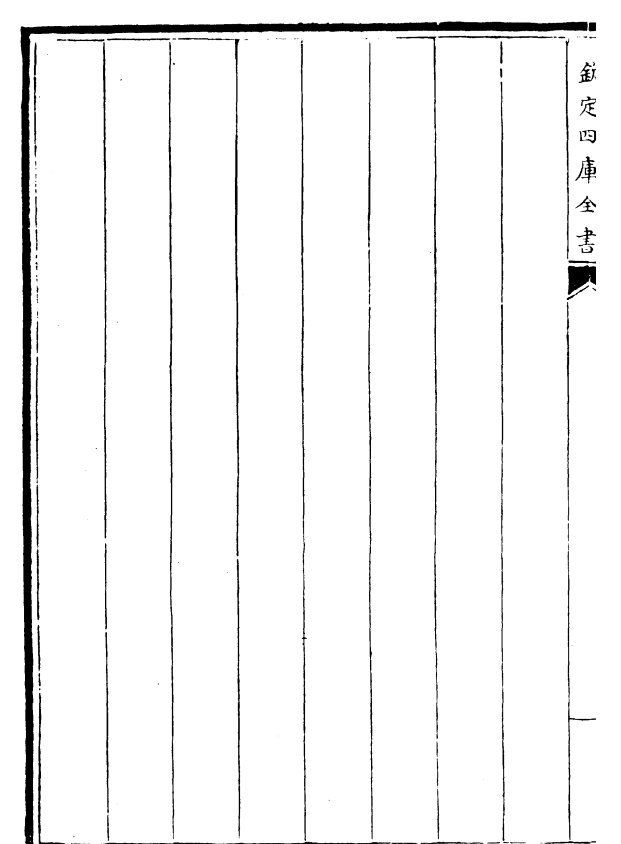
則取之氣之芬者則取之色之麗者則取之其未得之也則既思其人而感傷又思其人鬢之卷又思其人貌之儼寤寐之間不復他有所為或涕泗俱下或悁悁憂慼或輾轉廢寢此皆合男女之情而言之詩人言其情而不及於亂亦欲其止於禮義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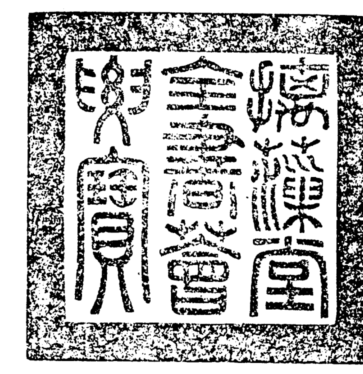


詩補傳卷十二



謹按卷十一第三頁前六行傳蓋秦并西戎刊本
并訛並今改
第九頁後六行傳祇可以為戒歟刊本祇訛秖今
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李華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補傳卷十三

逸齋

國風

檜

檜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桒世本會人即檜之祖會人者祝融之弟吴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其四曰會人也王肅曰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

子鄭氏詩譜云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鄭語云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然則檜之變風又作於幽王之前明矣國小而迫其君則廢禮於衣服其民則廢禮於三年皆首亂先王之制陳雖淫昏未始有此宜居陳之次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作羔裘之詩者檜之賢大夫也何以知其賢由其序

而知之也大夫自謂以道去其君又謂其君不用道而詩之三章止言衣服之非禮與既去而思君諸儒多謂大夫不欲言君他過止及衣服有合於孔子以微罪行既去而思君有合於孟子三宿出晝此説固善竊以為猶未盡詩人之意夫先王之禮道之所寓也禮既廢矣道安在哉案王制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以此見先王之制禮甚重於衣服也故討之而不敢緩歷觀變風列國之君過失多矣而先王

之禮寓於衣服者莫敢廢也其民化之亂亦甚矣而先王之禮通喪三年者莫敢廢也檜之君首亂於衣服燕居與視朝輕為變易此廢禮之大者賢者蓋於此而窺之知吾道決不可行所以去之若夫既去而思為厚之至則誠如諸儒之論其後民俗視君衣服之變易以為固無害於事是以亦輕變三年之禮素冠不服可見悖天理而斁人倫皆原於君之廢禮序詩者體詩人忠厚之意婉其辭曰好潔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誠使不廢先王之禮雖好潔衣服逍遥遊燕未為過之大者賢者豈忍遽去其不能自彊於政治亦詩之所不及然視其逍遥遊燕則不能自彊可知矣所謂言不盡意者如此董仲舒有言事在彊勉而已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檜之君不能自彊於政治是不能彊勉行道也故曰君不用道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直遥)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刀)羔裘翺

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古報)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緇衣羔裘此視朝之服也狐貉之厚以居此燕居之服也今以羔裘逍遥而燕居以狐裘而視朝可謂顛倒矣人君顛倒於衣服輕變先王之禮舉此心以往何所不至哉君子見幾而作所以去也次章言翺翔不特燕居又服羔裘以遨遊矣言在堂則不特視朝又服狐裘於正寢矣卒章言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則

又不復見其視朝在堂第見其羔裘以遊燕其色之澤日照之有曜亦以好潔故也賢者不忍忘君故再三言豈不爾思始而勞中而憂卒而悼也孔子必朝服而朝月朔然後服之國家無道則不充其服焉檜之君何足以語此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檜之大夫可謂得去父母國之道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三年通喪自遏密載於舜典亮陰載於説命孟子亦有舜禹三年之説三代之衰世多僻王斯禮未之有改也漢之文帝始有短喪之制而景帝遂行之為王者廢禮之罪首至諸侯之禮不知何自而變孟子為滕文公定為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然則諸侯廢三年之禮其已久矣於檜何責焉曰檜不能三年非謂其君謂其民也為君者則有辭矣曰亡國常於斯

得國常於斯然是非君子之言舅犯辭以闢之以為為利也盖王者則有冢宰百官總已以聽焉周公攝政足為後世法國獨無卿乎何至廢先王之禮也槩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然則周公止踐履其位而行其政耳非實居天子之位也可謂居攝之得體矣以是知成王居喪已即位幼弱未能涖政故周公攝其政非攝其位也周頌言成王即政以明即位久矣若諸侯以先君之命而即位

終三年之喪而後涖政其誰曰不可至於民則自檜以前未聞其廢是禮也宰我嘗有期之問聖人深罪之既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又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聖人之言本諸天理切於人心萬世之下聞斯言也茍有血氣者莫不感動檜之民獨何人哉習見其君之廢禮遂失其本心是誠可刺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兮勞心慱慱徒端兮庶見素衣

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畢]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於粉]

素冠者練冠也十有三月而練素衣者冠既練而衣亦練也素韠者大祥祭服之韠也檜之民不能三年則期而練大祥而禫祭皆不復講也棘急也謂居喪皇皇情急故曰棘人欒欒瘠貌慱慱憂貌傷悲感傷而悲也蘊結積而不解也詩人庶幾見冠服之素毁瘠之人而不得見所以慱慱而憂感傷而悲積而不

解也使得見之則欲與我同歸與我為一謂人心同然實不相遠果能素冠而毁瘠乃我輩人也故曰同歸曰如一也嗚呼禮失則求諸野庶民士夫由檜以來至於今日雖貧富不同而禮有厚薄然三年之喪言於口而行於身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豈以聖人既存檜詩又罪宰予足以長其善救其失有功於後世歟况齊斬功緦載之令甲居喪違禮議罪有差為天下國家者亦知重其禮矣獨王者之身自漢文帝

以下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斷然行之然晉武帝為議臣所惑為禮不備魏孝文禮雖粗備而服非其服周高祖雖衰麻苫塊卒三年之制而通喪止行於五服之内不及臣下又在喪頻出遊幸無急寇而興師伐鄭皆不合於禮唯國朝祖宗以來宫中實行三年之制至於壽皇聖帝執喪三年禮無違者然則自漢以迄于今始復唐虞三代之舊遂為家法甚盛舉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隰有萇丈羊楚疾恣姿利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檜之君淫泆放恣故國人疾之思為君而無情慾之累誠可樂也

隰有萇楚猗於可下同儺乃可下同其枝夭於驕下同之沃沃樂洛下同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萇楚銚音遥弋也此物始生猶能自立及長過尺則引

蔓於草上以喻人君少而無情慾似可以立事既長溺於所愛則放恣無檢束故國人思之不欲斥其君借萇楚為喻謂萇楚之為物至有枝有華有實之時則猗儺柔弱不能自立不若始生之初夭夭然少壯沃沃然潤澤喻其君之淫恣冒不如未有知未有室家者為可樂葢厭其所為所以疾而思之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旦而思周道焉

周之盛時衆建諸侯使小事大大庇小有相侵伐者命方伯連帥以正之故諸國不失分地庶民保其生業今檜小國也政亂而民不安其居惴惴然惟恐大國之吞并故思周建國親侯之道而賦是詩寀檜在幽王之世為鄭所滅此其將亡之詩乎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兮匪風飄符遥兮匪車嘌匹遥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普庚魚溉古愛之釜鬵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發兮揺動皃偈兮軒輊皃迴風曰飄風無節度曰嘌非

風而飄揺不寧非車而軒偈無度喻人居亂世如在

風中車上其不遑安處之狀有如此者顧瞻周室冀

有道以正之使無滅亡之禍其思望之極至於中心

傷怛而相弔此將亡之辭也卒章所望於周室者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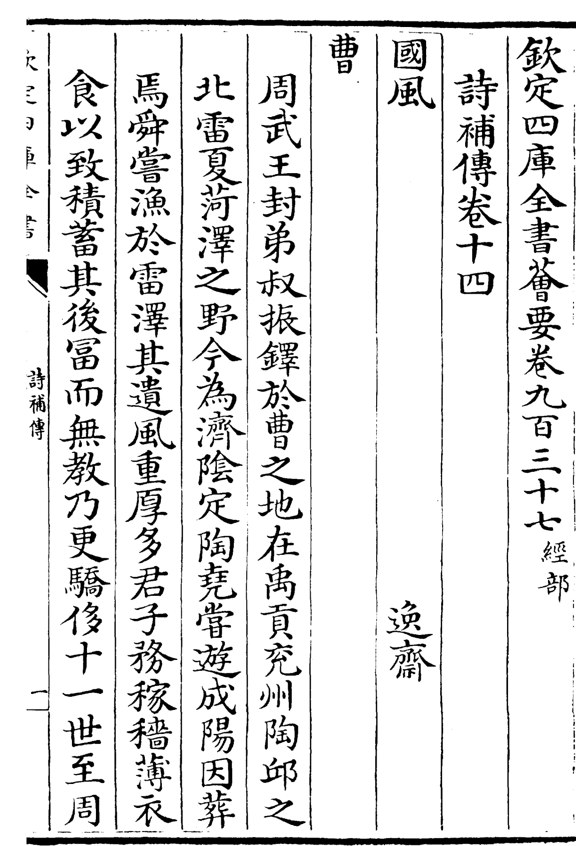
為切至曰誰能亨魚乎我已溉滌釜鬵以待之矣此

望周室之治其國去其擾也誰能將我而歸周乎我

已懐思其好音矣此望周室之救其亂而安其民也

是時周未東遷故曰西歸周亦在檜西也是詩三章
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十三



詩補傳卷十四

國風　　逸齋

曹

周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之地在禹貢兖州陶邱之北雷夏菏澤之野今為濟陰定陶堯嘗遊成陽因葬焉舜嘗漁於雷澤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積蓄其後冨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至周

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變風始作曹既弱小又不能用賢今所存四詩其一篇二篇序皆言任小人其三篇又言在位無君子則國非其國矣故以下泉思治終焉此所以次於檜也

蜉浮下同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檜曹皆小國詩亦相似檜之變風始於羔裘曹之變風始於蜉蝣羔裘言國小而迫君不用道蜉蝣言國

小而廹無法以自守道者法之所由出法既亡矣道安在哉羔裘刺挈其衣服蜉蝣刺好奢亦類也羔裘之詩不及治政序詩者以其逍遥遊燕而知其必不能自彊於政治蜉蝣之詩不及小人序詩者以其將無所依而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然不能自彊猶愈於將無所依此曹所以又出檜下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求物閱麻衣如雪心

之憂矣於我歸說稅

蜉蝣渠略也此物生於土既成則掘土解閱而出不自知其朝生夕死方且矜其羽翼掘閱以飛揚故詩人取以喻昭公不自知其將無所依方且好為奢靡其燕衣則楚楚而整飾其禮服則采采而華麗其深衣則如雪之潔白詩人憂其危亡將至謂儻無所依當於我乎居處於我乎休息於我乎說駕以詩人獨有愛君之忠如此亦足以見當時在位無一可倚仗

者不必言小人意自見於言外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恭)公遠(于萬)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此詩為共公好近小人而作近小人則遠君子勢不兩立必然之理也

彼候人兮何(何可)戈與祋(都外)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弗)

內君子而外小人泰之象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否之象也候人之官遠在邊境所掌者荷戈與祋之役而

使君子居之赤芾者卿士之服常在君側而使小人居之是内小人而外君子也故序詩者以逺近言之曹之為國視此可知矣戈戟也祋殳也芾韠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三百言其多也

維鵜徒低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味陟救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

鵜洿澤也當在泥水中自求魚而食今乃高處魚梁之上翼味不濡而竊食人之魚譬小人宜在逺方今

乃衣赤芾而竊禄於髙位可謂不稱其服矣婚媾猶言好合也彼小人在朝雖暫相黨引偽為好合及其見利而爭先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安能終相好合哉所謂不遂其媾也

薈烏會兮蔚兮南山朝隮子兮婉於阮兮孌力轉兮季女斯飢

薈蔚雲升之貌婉孌柔弱之貌此章申言小人肆志於上如薈蔚之雲升於南山君子困窮於下如婉孌之季女飢於牖下亦由其君逺君子而近小人故也

是詩四章首章賦也後三章比也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書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然則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亦君臣之所同也今曹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似亦指其君臣然臣之不一君實為之蓋上者下之儀無以率於上何以從於下是篇皆陳古之人君一德之美以刺時之不然如曰正是四國豈人臣之能為曰胡不萬年亦不可以是為人臣

之祝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則商之君臣雖曰咸有一德而保厥位則專指其君正與是詩之意同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以均一為德其子雖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而

鳩之飛止不越於桑以見其性之有常如此不然則其子有七出入不齊安能均哺惟其有常處則子皆知母所在然後均一之德可得而施也淑人君子言有淑善之德在君子之位如鳩之均一也一章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一於外而心亦結於一所謂表裏如一有諸中則形諸外也二章言在位之君子冠服之有常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也其弁伊騏皮弁之文如騏說文曰馬青驪文如愽碁曰騏皮弁之會縫

貫玉爲飾文亦如騏故謂之伊騏也三章言在位之君子威儀無差忒故遠而可以正四國謂列國皆來取法也記言治國在齊其家舉是詩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爲證則治國爲人君明矣四章言在位之君子既能治其國則君正莫不正故國人稱願欲其壽考萬年長享其國也詩言萬壽皆美人君則此詩萬年之祝不可施之人臣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

明王賢伯也

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帡幪亂極思治人之常情也共公專務侵刻民不得其所若當盛世明天子在上必能命賢方伯以行黜陟之政共公在東周時上下廢弛得以自恣故詩人疾之而思治也

洌列下同彼下泉浸彼苞稂郎愾苦愛下同我寤嘆念彼周京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洌彼下泉浸彼苞蓍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薄紅黍苗陰雨膏古報

之四國有王郇(荀)伯勞(力報)之
寒泉與陰雨均可以養物然稂童粱也乃禾之不實
者而蕭也蓍也皆野物無滋於灌溉者而流泉皆浸
漬潤澤之使之叢生而茂以喻共公侵刻下民所資
為養之物以養無益之人反使下民有益於國如黍
苗者失其所養此所以愾然不寐而嘆思周室王者
命方伯舉行其職以慰下民之望也卒章謂芃芃方
秀之黍苗得陰雨則膏潤矣四國之民有明王在上

則賢如郇伯者必有以勞我矣不至如今之失所也詩人以寒泉喻曹之澤謂其流出於山麓之下及物者不廣况止及於無益乎以陰雨喻周之澤謂其溥博霑足無此疆爾界均及於四國也言四國則不獨曹之民思周室四國胥望之矣左氏傳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必周之方伯善於其職者故曹人思之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十四

詩補傳卷十五

逸齋

國風

豳

豳本戎狄之地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漢之右扶風栒邑也后稷之曾孫公劉當夏太康時實始徙居之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七月所陳即其事也國語乃謂夏之衰棄稷不務

不窋自竄戎狄之間且不窋后稷之子也豈能及夏之衰而公劉居豳實詠之大雅篤公劉之篇是也當以經證國語之誤豳周公之詩也而七月鴟鴞二詩又周公所自作不列之正風何也葢豳非周之列國而周公乃為遭變而作是詩故不得謂之正風也七月篤公劉二詩皆周之王業所由興也篤公劉入於雅七月不入雅何也葢雅所言王者之事七月之詩以周公之故屈居於風也篤公劉作於召公無遭變

之嫌宜入於雅且以明厚於民爲政之大也召公無國風何也召公二詩已附見於召南矣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召公之詩附焉周南王者之風故周公之詩不得而附也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觀樂豳次於齊居秦之上意國史以豳秦皆戎地故以其類而次之孔子處豳於變風之末實尊之也尊之者何變而克正詩近於雅非周公孰能之此聖人之微旨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作是詩所陳一歲之事備矣而以七月為首何也意者夏正建寅至七月則過於中是詩以農為本前乎此則田功未畢至七月則凡耕稼耘耔皆已訖功止俟其成耳國君於是月而訓農則卒歲與來歲之事無不畢舉葢其意欲使之豫備無後時之悔詳觀雅頌與周官之書周家以農開國者其大略皆見於是詩以農事為王業孟子所謂王道是也后稷始

農事公劉實繼之故其風化之及於後者皆以稼穡艱難為急先務因遭變而言此冀成王知立國之本必能保此已成之王業不及流言而專論王業葢有風諫之義此所以謂之風而不入於雅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曷何以卒歲

是詩錯舉夏周之正故夏正以月言周正以日言夏正以建寅為歲首得四時之序葢從古而然見之堯

典者可考也商始變為建丑周遂變為建子以示損益之意至於便於民事則夏正不可易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此之謂也公劉居豳在夏太康時既陳豳事宜用夏正周公周之大臣改用建子未必非周公之制作故兼存周正以建子為陽生故曰一之日二之日周詩以日月分陰陽四月嫌於無陰故特以四月秀葽言之十月嫌於無陽故特以歲亦陽止言之或謂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今日明日殆不然也且以鑿

冰一事覯之豈應今日鑿之明日納之又明日開之況月令季冬鑿冰仲春開冰與是詩相應無可疑者火大火也火星中而寒暑退季冬平旦正中大寒退季夏黄昏正中大暑退至七月則火流而西矣九月霜始降故當授衣也授與敬授人時之意同下言一之日謂夏之仲冬二之日謂夏之季冬觱發者風寒也栗烈者氣寒也風氣如此茍無絲毛之衣褐終歲何以禦寒此章言授衣之時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炎輒

三之日謂夏之孟春四之日謂夏之仲春于耜謂脩稼器也舉趾謂始耕田也農夫既興作而在南畝其婦子則為黍食以餉之田大夫見其如此所以喜也此章言治田之時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月令仲春之月倉庚始鳴至季春則陽盛而鳴日益衆可以興女功矣於是女子執懿筐之筐循墻而微行以求初生之柔桑以始蠶事詩凡言有皆謂衆多也此章言女功之時也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之巨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春日遲遲而舒長采蘩祁祁而衆多蓋蘩乃婦人采為祭祀之用女子感其所見念當嫁娶之時將遠其父母所以傷悲謂不得久於家殆與豳公之子同時

而且嫁矣此章言昏姻之時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户官葦韋鬼蠶月條徒彫桑取彼斧斨七羊以伐遠揚猗於綺彼女桑

萑葦即亂葭可為蠶之曲薄八月此物已堅成可用蠶月謂蠶事既畢之月取斧斨之罷凡桑附枝遠而揚者皆伐而去之謂之條桑女桑亦桑之小者猗倚也猗重較兮猗于畝丘皆當訓倚蓋遠揚以其高而難取故倚彼女桑而取之至今民俗猶然此章言治

桑之時也

七月鳴鵙（圭覔）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故八月則載績其麻絲麻既成則加之以染其玄黄者自服以朱色之鮮明者爲公子之裳蓋裳之色宜於朱也此章言治裳之時也

四月秀葽（於遥）五月鳴蜩（徒彫）八月其穫（户郭）十月隕（于敏）蘀（託）

一之日于貉（户各）取彼狐狸（力之）爲公子裘

月令孟夏苦菜秀仲夏蜩始鳴葽是苦菜之類也蜩蟬之類也仲秋則早禾可穫孟冬則木葉皆落可以取狐貉之屬矣狐貉之厚以居則二物皆可為裘以貉之重者自服狐狸之輕者為公子之裘蓋裘以輕為貴也此章言治裘之時也

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武功言私其豵子公獻豜古韋于公

二之日夏之季冬也此月最為農隙故國人竭作而田獵夫田獵非特去害田之獸蓋欲繼纘武事使不

忘戰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私有其小者獻公以大者以見其民厚於君而薄於已也此章言田獵之時也

五月斯螽終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起弓窒珍悉熏許云鼠塞向墐覲户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斯螽如蝗而青仲夏以兩股相切作聲所謂以股鳴者莎雞如蝗而斑季夏飛而羽索索有聲所謂以翼

鳴者自七月至十月皆記蟋蟀一物此古文之一體也此物孟秋猶在草野仲秋即入人簷宇季秋猶飛走户庭孟冬即蹐伏床下視微物猶爾則居民宜以此時葺治屋室穹空則窒實之鼠穴則熏出之北向之牖則閉塞之箄織之户則墐塗之然後可以告其婦子以歳事將改當入處密室以禦寒也此章言治室屋之時也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七月亨普庚葵及菽叔八月剥普卜棗十

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鬱棣屬薁蘡薁也二物性温季夏宜食以助陽葵承露也菽豆也二物性滑孟秋宜食以助陰剥擊也穫刈也棗之類皆宜於人仲秋則剥取之稻稌也宜於造酒孟冬則穫收之凡此皆養老者之所須以介眉壽幼者祝老者之辭也凍醪冬釀春熟故曰春酒老人多有眉毫故曰眉壽此章言備物以養老之時也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采荼徒薪樗勑書食嗣

我農夫

孟秋則瓜之屬皆可以食仲秋則匏之屬必斷其蔓季秋則苴麻可拾苦菜可采樗木可薪此皆薪菜之不貲者農夫蓄以自養故曰食我農夫此章言備物以自養之時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直容穋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場圃之地春則鋤為圃以毓菜茹秋則築為場以納

禾稼至孟冬則納禾稼皆畢矣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各以其類廩而藏之於是自相告語我稼既已俱入矣當就役於公矣不俟號召相率上入都邑執宮室之功此章言樂趨力役之時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亟（紀力）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宮功既成不敢自暇晝則取其茅宵則索其綯亟乘此時治田間之廬以為来歲播百穀之始此章言豫治田事之時也

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于凌力證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久

季冬氷澤腹堅則鑿之沖沖而釋孟春東風解凍則納于凌陰之室仲春蟄蟲咸動則獻羔開氷用其蚤恐不及事也祭以韭配以時物也此章言藏氷之時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子奚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萬壽無疆

季秋則霜旣肅矣孟冬則場旣滌矣可以相樂矣豳民於是以朋酒而饗上殺羔羊以爲禮咸躋于公堂稱揚兕觥祝君萬壽此章言燕樂之時也鄭氏分風雅頌於一篇穿鑿之甚就如其說不知樂工如何分歛邪令不取三復是詩豳之風俗可以想見何其君民之間上下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其君則授民以時令俾之務農桑治屋室老幼有養昏姻以時飲食裘褐以備其飢寒纘武藏冰以防其災患其民則厚

於公上染絲麻則以朱爲公子裳取狐貉則以狐爲公子裘小獸則私於已大獸則獻於公既相率執君之役又相與祝君之壽嗚呼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其基於此歟國人以羔羊朋酒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篤公劉之詩曰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此公劉待臣民之禮也正七月所詠一時之事後世惟漢高

祖還歸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髙祖欲去父兄固請留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牛酒髙祖復留止張飲三日頗有豳之遺風漢之得民葢亦於此可卜矣是詩十五章皆賦也

右七月舊八章每章二事獨中間言治室屋一章一事竊意古人文章辭達而已非如後人拘於體制必取長短整齊今紬繹是詩實十五章每章一

事語之多寡或十餘句或止四句又記蟋蟀自七月至十月方指其物此古文之最簡要者故表而出之七月周公所自作蓋大誥無逸之手也

鴟（尺之下同）鴞（于驕下同）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成王由管叔鮮蔡叔度之流言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以避管蔡雖已伏其辜而成王之疑未釋也君臣相疑亂之道也周公作是詩以貽王輸露忠款語意悲

切至今誦之足以見周公惓惓王室之意而成王以
幼冲之資尚未開悟但未敢誚公耳亂猶在也故序
詩者以救亂為言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由六
斯
鴟鴞梟之類也攫鳥子而食故鳥之愛其巢者呼鴟
鴞而告之曰既取我子矣毋更毁我巢也我之甚愛
此巢盡力此巢以養鬻其子爾今既取之誠可哀閔

柰何又欲毁我巢乎周公以鴟鴞比武庚及從管蔡作亂者以子比管蔡以巢比王室公爲流言中傷謂公將不利於孺子是欲成王疑周公而不終居攝之事所謂危王室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杜綢直留繆莫侯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鳥之營巢必於未陰雨之時剥取桑根纏綿巢之户牖而後巢可成也周公自

謂我於王室當未亂之初明政刑以固國本如鳥之營巢令女無知之下民柰何敢肆侵侮欲危我王室乎

予手拮(吉)据(居)予所捋(力活)荼(徒)予所蓄租(子胡)予口卒瘏(徒)曰予未有室家

周公謂我之經營王室如鳥之營巢拮据撠揭也瘏病也手則揭持其草口則捋采其荼至於蓄積租取不特手病口亦病矣鳥未成巢猶我之王室未安也

鳥足喻人之手風人之辭也

予羽譙譙在消予尾翛翛素彫予室翹翹祁消風雨所漂匹遥摇

予維音曉曉呼堯

周公謂我經營王室之勞如鳥之狀羽則譙譙而殺矣尾則翛翛而敝矣及巢既成翹翹而危乃為風雨所漂摇故曉曉然哀鳴告愬今我之為是詩乃曉曉之音也周公之言如此柰王之未悟何自非雷風作乎上金縢啓乎下周公其危哉周公既危王室從之

矣是詩四章皆比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力報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汝也四章樂洛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悅下同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周公居東至三年之久士卒之相從者亦勞矣宜有怨歎之辭周公既知其情而閔其勞故士卒亦以見

知為說大夫美其事作為是詩以鋪陳之一章言士卒自幸全其師旅而歸二章言士卒在東室家之思三章言士卒在東室家之望四章言既歸之後昏姻得以及時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死惟周公能之

我徂東山慆慆徒刀切下同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剛切枚莫杯切蜎蜎烏玄切者蠋蜀烝在桑野敦都迴切彼獨宿亦在車下

東山指其地慆慆言其久自東喜其還零雨記其時

故每章皆言之此章言士卒自東而西歸見其室家喜極而悲謂室家制裳衣而寄我亦勤矣我幸無行陣銜枚之事但衆人未免如蜎蜎桑野之蠋敦然獨宿於車下耳今既全歸所以喜極而悲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之實亦施羊豉于宇伊威在室蠨蕭蛸所交在户町他頂畽他短鹿場熠以執燿以照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此章道室家之思謂士卒之去東山其家荒寂果臝

栝樓也則延蔓于簷下伊威委黍也則入藏於室中蠨蛸長蹄也則結網於當户畦壠之地則為麋鹿之場螢火熠燿則宵夜行其間室家見如此景物初若可畏然婦人獨處豈敢畏此所可念者因征夫之出故致此耳此所謂言其思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来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鳴于垤田節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徒端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章道室家之望謂士卒之在東山見鸛水鳥也而鳴于蟻垤葢蟻穴居知雨故將雨則壅土成峰鸛見之則喜而鳴我是時亦念汝必歎于室必洒埽糞土窒塞穹穴以待我之至今我視敦然成聚之瓜烝然延蔓栗薪之上不見此已三年矣知汝望我之歸為甚久也此所謂言室家之望女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来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

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鳴於仲春稼娶之候也士卒既歸當倉庚之飛其羽熠燿鮮明之時女則得及時男則乗駁馬而親迎母為親結其縭其儀之多至於九十則昏姻之禮無有闕者以未有室家者既歸而成禮若此其甚善則有室家而来歸者其情不言而可知也此所謂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四章皆序其情而閔其勞此周公所嘗言而大夫為文其辭於詩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凡詩言四國皆謂四方之國也説者以四國謂管蔡商奄而淮夷亦在叛國之數乃不及之則知其非矣蓋管蔡毀周公而四方之國從而播揚故謂之流言是詩美周公能誅討叛人而惡四國之人不知周公之忠若謂指管蔡商奄則狼跋之序不當謂遠則四國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隋銎曰斧方銎曰斨錡鑿屬銶木屬皇正也吪化也遒斂也周公東征不免用刑言其破缺甚之之辭亦漂杵之類也彼四國之人固已得其正矣固已化其愚矣固已斂其惡矣以明周公之用刑非為一已之私哀斯人將至於亂故以身任其責然則周公之心

可爲甚大甚善甚美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直遥廷之不知也

此周公居東未歸之時周大夫美周公之善處而刺朝廷不知其忠尚遲遲而未迎周公也朝廷者人主與羣臣論國是之地成王未悟而羣臣不能力争是誰之過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之子籩豆有踐賤淺

伐柯者非斧不能取妻者非媒不成欲歸周公非禮不可也伐柯者執手中之柯而伐之其取則不遠矣覯見也之子謂周公也周公大臣也以大臣之禮迎之則周公歸矣所謂執柯以伐柯言其易也籩豆有踐踐陳也舉待大臣之禮一端為言則其餘可知也

是詩二章皆興也

九罭於逼下同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是詩之美周公刺朝廷其意與伐柯相類然伐柯則

言朝廷不能以禮迎周公是詩則言周公之尊不當久處外地詩辭可見也

九罭之魚鱒才損魴房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九罭網之有囊者不足以得大魚而鱒魴之美乃在其間喻周公不當居東也東人見周公以上公之服處此地是以刺朝廷不能速還公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鴻當高飛雲漢而乃下遵於渚陸喻周公宜在廟堂今既未得其所未復其舊於女朝廷諸臣信能自安處乎信能自安息乎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此章謂我東人以有袞衣在此為重無使公遽歸使我心思公而悲也前三章引大義而責諸臣後一章述私情而欲留公此東人之志也是詩前三章皆比而賦之後一章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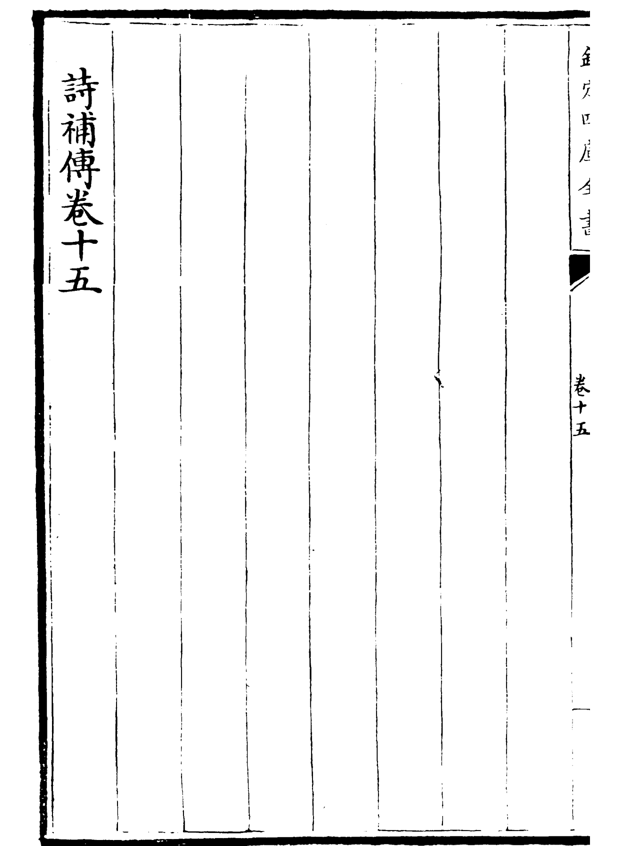
狼跋蒲末下同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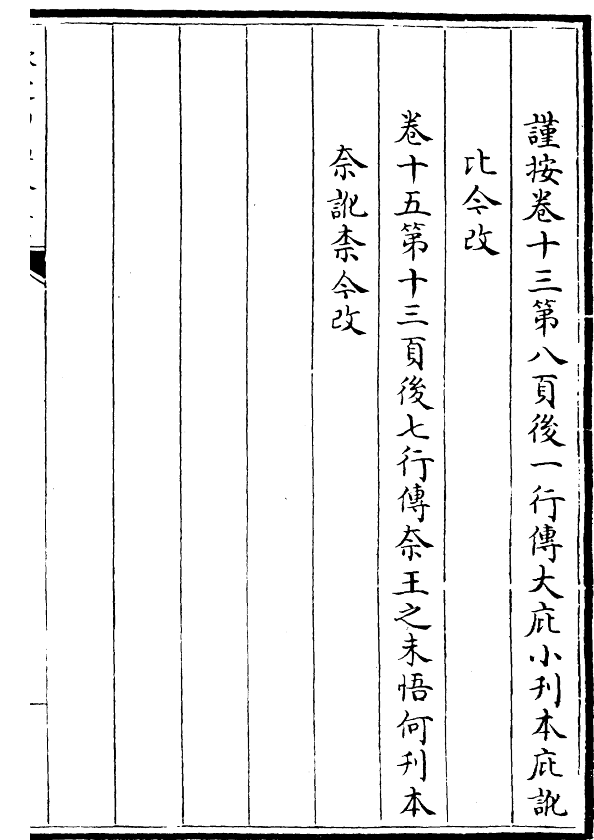
詩序言周公攝政遠則有流言近則王不知此推本其初而言觀詩之所詠乃周公東歸及復辟後事故曰德音不瑕謂其終始無瑕也不失其聖之語亦合終始而言之

狼跋其胡載疐丁四其尾公孫遜下同碩膚赤舄昔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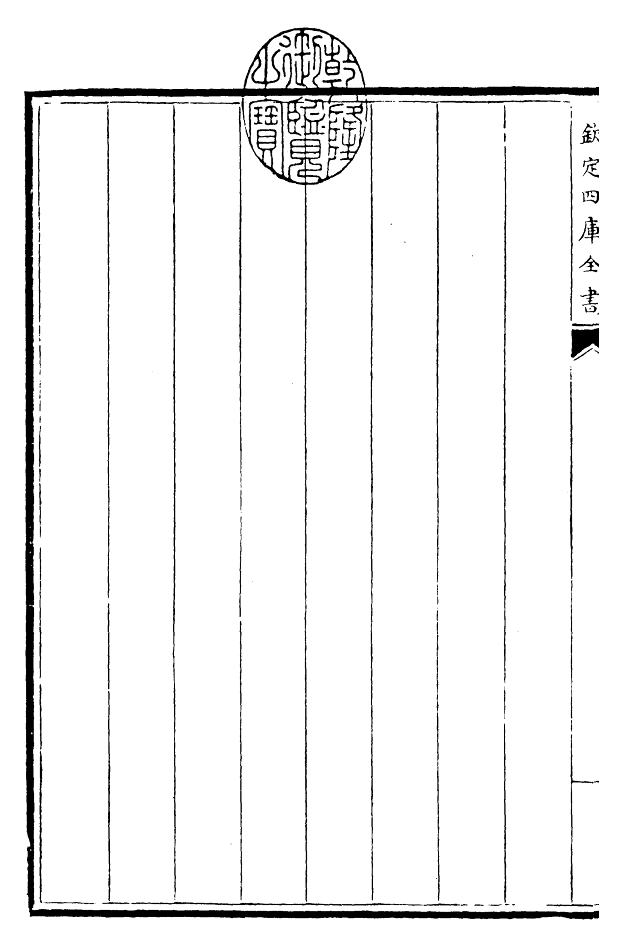
狼跋雖為周公而作然變風之體其辭尚譎如鵻之奔奔刺宣姜乃取鶉鵲之不淫以起興此以美而顯其惡也狼跋美周公乃取狼之貪以起興此以惡而顯其美也老狼以貪故前則躐其胡後則跲其尾卒不逃於機穽安能不失其猛周公以無貪欲之私故王雖不知而終能悔悟四國雖有流言而終能自明進退不失其聖此其所以為周公歟碩大也膚美也赤舄上公之服也詩人謂周公遜大美而不居故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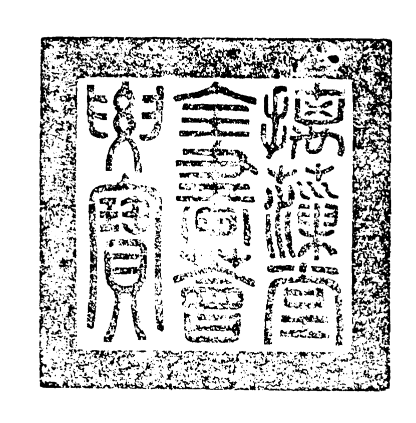
上公之位則赤舄有几几之安而終身之令名莫得而瑕疵也是詩二章皆興也


詩補傳卷十五



謹按卷十三第八頁後一行傳大庛小刋本庛訛
比今改
卷十五第十三頁後七行傳奈王之未悟何刋本
奈訛柰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李華文
謄録監生臣程　澍